

《秋胡戏妻》与京剧《桑园会》之比较

李 芹

(西南大学文学院, 重庆 北碚 400715)

摘 要:石君宝的《秋胡戏妻》^①是一部流传非常广的杂剧,其主要表现了在封建传统礼教的束缚之下,女性思想中根深蒂固的“妻纲”对她们的压迫,以及她们反抗这种压迫而不得的社会现实,其中还反映了当时普遍的社会矛盾。京剧《桑园会》^②则是在《秋胡戏妻》的基础上改编而成,前者既有对后者的继承,同时也有很多创新的地方,使得两者之间既有各自的特色,又有内在的联系。

关键词:《秋胡戏妻》;《桑园会》;女性;矛盾;传统礼教;京剧;创新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131(2013)01-0084-03

Comparison of Qihu Xiqi with Beijing Opera's Sangyuanhui

LI Qin

(Literature College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Beibei,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Shi Junbao's Qihu Xiqi is a miscellaneous drama that spreads widely, which presents that the traditional norms of behavior for women influences the female under feudal traditional ethics, and their resistance to this oppression, as well as the common social contradictions. Beijing opera's Sangyuanhui is adapted from Qihu Xiqi, it inherits the former and make many innovations, making the two have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and internal relations.

Key words: Qihu Xiqi; Sangyuanhui; female; contradiction; traditional ethics; Beijing opera; innovation

秋胡戏妻的故事早已有之,西汉刘向的《列女传·鲁秋洁妇》中就已经有了记载:“鲁秋胡洁妇者,鲁秋胡之妻。秋胡子即纳之五日,去而宦陈,五年乃归。未至其家,见路旁有美妇人,方采桑。秋胡子悦之,下车谓曰:‘今吾有金,愿以与夫人。’妇人曰:‘嘻夫,采桑奉二亲。吾不愿受人之金。’秋胡子遂去。归至家,奉金遗其母,其母使人唤其归,妇至,乃向采桑者也。秋胡子见之而惭。妇曰:‘束发修身,辞家往仕,五年乃的还,当见亲戚,今非,乃悦路旁妇人,而下子之装,以金与之。是忘母不孝也。妾不忍见不孝之人。’遂去而走,自投河而死”^[1]。晋人葛洪的《西京杂记》、唐代的《秋胡变文》等也记录了这个故事,但元代石君宝的《秋胡戏妻》对这一故事进行了完善,使得故事本身更加成熟,人物形象更加丰满。明代还出现了《鲁秋胡桑园戏妻》的剧本,但是流传

最广、对后世影响较大的还是石君宝的《秋胡戏妻》。

石剧《秋胡戏妻》在被人们广泛传唱的过程中还形成了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即京剧《桑园会》,《桑园会》继承了《秋胡戏妻》中所宣扬的传统妇女的贞节观。石剧《秋胡戏妻》所宣扬的传统伦理道德主要体现在罗梅英身上,在她嫁给秋胡的第二天,秋胡就被勾去当军了,她独自侍奉公婆长达十年之久。除了“孝”之外,《秋胡戏妻》还反映了传统的女性贞节观,“兀那禽兽你听着,可不到男子儿见其金,易其过;女子儿见其金,不敢坏其志。那禽兽见人不肯,将出黄金来,你道黄金这般好用的。”(《秋胡戏妻·第三折》)正是因为受到封建礼教中“三纲五常”^[2]的影响,梅英才勇敢、泼辣地回绝了秋胡的纠缠。当回家看到之前在桑园调戏自己的正是自己十年未见的丈夫时,她便向秋胡索要休书,以表明自己的贞节不容怀疑。京

①本文所引用《秋胡戏妻》文献均依据臧晋叔所编《元曲选》,中华书局,1958年版。所引用文献均以文中夹注形式注出。

②本文所引用《桑园会》文献均依据陈予一所编《经典京剧剧本全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版。所引用文献均以文中夹注形式注出。

收稿日期:2012-12-27

作者简介:李 芹(1988-),女,四川广元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剧《桑园会》直接改编于石剧《秋胡戏妻》，其基本内容和《秋胡戏妻》是基本一致的。但是在《桑园会》中，罗敷发现在桑园里调戏的正是自己的丈夫时，她不是向秋胡索要休书，而是企图上吊自尽，来捍卫自己的忠贞。从表面上看，罗敷的自杀行为好像表明了女性的反抗与独立意识，但实际上却体现出了女性更为顽固的封建观念以及贞节意识。由于她一直坚定不移地守护的贞节遭到了丈夫的质疑，而这对她来说是一种极大的侮辱，所以她宁愿自杀也不愿意遭受这种不信任。罗敷的这种行为折射出了女性在长期的封建礼教束缚下已经麻木了的心态。

虽然京剧《桑园会》和《秋胡戏妻》的大体故事情节和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是一致的，但是这二者之间仍然有着一定的区别，同时也体现出不同的创作者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不同心态。

首先，京剧《桑园会》在内容上对《秋胡戏妻》有很多删减，《桑园会》直接省略掉了《秋胡戏妻》中第一折和第二折的内容，其重点在“戏妻”。《桑园会》一开始便写秋胡得官回乡的情况：“一日离家一日深，好似孤雁宿寒林。虽然楚国为官好，常有思家一片心。无心观看路旁景，披星戴月转家门。”之后便是“戏妻”，最后是到家认妻。《桑园会》的这种改编明显地减少了戏曲中的矛盾。《秋胡戏妻》中的第一折体现了国家与个人之间的矛盾，秋胡和罗梅英刚刚新婚便被迫去当军，在这里，国家利益凌驾于个人利益之上，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在为国家负责的同时也就放弃自己对于母亲的孝道和对于妻子的责任。从这里也可以反映出当时的时代背景，元代本来就是一个战争多发的朝代，统治者们依靠不断的武力战争大大地扩展了国家的疆域。虽然在这部作品里面作者没有直接批判统治者大量招募军人的行为，但却从侧面反映了统治者的野心带给人们的辛酸，“都则为一宵的恩爱，揣与我这满怀的愁闷。他去了正身，只是俺婆妇每谁怜谁问。我回避了座上客，心间事，着我一言难尽。”（《秋胡戏妻·第一折》）梅英的这段唱词深刻地体现了丈夫离家后自己与婆婆相依为命的艰辛。京剧《桑园会》没有这一情节，只是通过罗敷之口简单地交代了一下秋胡的情况，“奴家罗敷，配夫秋胡，往楚国求官，一去二十余载，杳无音信。婆媳在家，养蚕度日。”这里与《秋胡戏妻》所不同的是，秋胡不是被勾去当军，而是自己主动去楚国求官，这样就淡化了国家与个人的矛盾，突出的是儒家“出仕”的思想。

《秋胡戏妻》中的第二折写了梅英成功地击退了李大户的逼婚。“你道是鸾凤则许鸾凤配，鸳鸯则许鸳鸯对。庄家做尽庄家势，留着你那村里鼓儿则向村里擂。其实我便觑不上也波哥，其实我便觑不上

也波哥。我道你有铜钱则不如抱着铜钱睡……这时分俺男儿在那里，他或是早盖雕轮绣幕围，玉簪金鞍骏马奇。两行公人排列齐，水罐银盆摆的直。斗来大黄金肘后随，箔来大元戎帅字旗。”（《秋胡戏妻·第二折》）虽然梅英成功地捍卫了自己的贞节，但是从李大户逼婚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元代社会中的阶级矛盾。豪绅横行霸道，任意欺压老百姓，却又屈服于更高的统治阶级。在京剧《桑园会》中，这一环节被删掉了，而人物的形象是在各种矛盾冲突中体现出来的，少了这些矛盾的烘托，人物的性格就比较单一。《秋胡戏妻》中的梅英处于国家与个人矛盾的大背景之下，又有着与勾军人之间的矛盾，与李大户之间的矛盾，与父母之间的矛盾，与媒婆之间的矛盾。随着这些矛盾的不断变化发展，梅英的形象也从多方面、多角度展现了出来。这些矛盾的设置正是为了对梅英的形象进行铺垫，使人物形象更加丰富饱满。而京剧《桑园会》则省掉这些矛盾冲突，直接进入“戏妻”环节，这样做的好处是能够马上将台下的观众带入到故事中来。如果《桑园会》直接照搬《秋胡戏妻》的话，无疑给演员增加了难度。演员在台上既要表演又要唱，如果时间太长的话，不仅演员们在体力上无法承受之外，而且也会降低演出效果。所以为了使整部戏更加精炼，《桑园会》省略掉了《秋胡戏妻》中第一折和第二折的内容，通过梅英自己的叙述来说明“戏妻”的背景。

其次，《秋胡戏妻》和《桑园会》“戏妻”的过程也有不同之处。《秋胡戏妻》的第三折中，秋胡并不知道采桑女就是自己的妻子，“（做见正旦科云）好一个女人也，背身儿立着不见他那面皮，则见他那后影儿。白的是那脖颈，黑的是那头发，可怎生得他回头，我看他一看可也好哪。”（《秋胡戏妻·第三折》）关于这一点，第四折里面也有所印证，“（秋胡云）母亲，梅英哪里去了？（卜儿云）他采桑去了，这早晚敢待来也。（秋胡云）嗨，适才桑园里逗的那个女人，敢是我媳妇么？”（《秋胡戏妻·第四折》）可见，秋胡之前并不知道他所调戏的女子正是自己的妻子。而后来面对梅英的质问时，他又表现出了一幅无赖的嘴脸，不承认自己先前的所作所为，充分体现出他的懦弱。在这部杂剧里作者主要通过将梅英至死不渝的婚姻爱情观和秋胡的贪图美色作对比，“斥责了秋胡所代表的官僚地主阶级的虚伪、负心、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行为；歌颂了劳动妇女忠于爱情誓言，勇于承担生活重担的精神”^[3]。然而在京剧《桑园会》中，秋胡在桑园的时候就认出他妻子罗敷了，但是为了试探妻子是否对自己忠贞，他仍不免将罗敷调戏一番，经过他多次试探并发现罗敷对自己的忠心时，他洋洋得意地大笑，“哈哈……好个贞洁女娘行，

她的烈性事无双。”(《桑园会》)当看到罗敷对自己的调戏和金钱不屑一顾时,他的男性尊严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这也是秋胡作为一个男性对于女性节烈的要求。《秋胡戏妻》和《桑园会》中的“戏妻”事件都反映出在男权专制的社会中,女性只是作为男性的附属品而存在,她们的地位极其低下,男人可以随便将她们玩弄于股掌之上,女性毫无地位可言。就算她们有反抗之心,但是这反抗的力量是相当微小的,最终还是屈从于儒家的另一礼教——“孝”之下。

由此可见,《秋胡戏妻》中“戏妻”环节体现的是,在男权话语统治之下,男性自身不需要为妻子守节,反而有着一夫多妻的优越感。而《桑园会》则体现的是男性对于女性贞节的要求。正如鲁迅先生在《我之节烈观》一文中所说:“节烈这两个字,以前也算是男子的美德,所以有过‘节士’、‘节烈’名称。然而现在的‘表彰节烈’却专指女子,并无男子在内”^[4]。鲁迅认为“节烈”是一种专门压迫、残害、欺骗女性的畸形道德,而封建社会中的男性却以此作为衡量女性道德的准则。

最后,《桑园会》中秋母的形象比《秋胡戏妻》中要更加鲜明。在《秋胡戏妻》中,秋母看到梅英向秋胡索要休书时,她为了维护家庭的稳定,便以死威胁梅英。但是她在《桑园会》中则多了一些诙谐幽默的性格特征,她的这些性格主要是从她的语言和动作上表现出来的。当她了解到罗敷不认秋胡的原因之后,她并没有马上去劝说罗敷,而是首先把秋胡教训了一通,“听罢言来怒气生,骂声无义小畜生。自从一别无音信,她为你守节到如今。桑园相会理当认,不该现出马蹄金。怪不得媳妇行自尽,你是忘恩负义人!”(《桑园会》)这还不够,她还要秋胡主动给罗敷下跪以求得原谅,当秋胡用“男儿膝下有黄金,我岂肯低头跪妇人”(《桑园会》)来推脱时,秋母却把罗敷对自己的孝道与秋胡相比,“说什么膝下有黄金,她的孝道比你深。上前去行个夫妻礼,一来赔罪二谢恩。”(《桑园会》)自古以来,男性的绝对权威凌驾于女性之上,在他们看来,女性为男性的付出和牺牲都是理所当然的,他们不需要对女性进行感恩。而秋母却在这儿提出了“赔罪”和“谢恩”,不由得使人敬佩她的深明大义。而秋胡是封建官僚阶级和男权主义的代表,要他向自己的妻子下跪的确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碍于男性尊严,他向秋母撒谎说:“孩儿一路受了风寒,这条腿跪不得了。”(《桑园会》)此时,秋母说道:“为娘专治你这风寒腿,着打!”(《桑园会》)硬生生地把秋胡的另一条腿也打跪下了。秋母

的这句话和她打秋胡的动作使得本来有些严肃的气氛一下变得活跃起来了,不仅她的语言和动作比较幽默,而且合情合理,产生了很好的舞台效果,也给观众带来了许多笑声,拉近了观众与演员的距离。与石剧《秋胡戏妻》相比,《桑园会》显得更加轻松,感染力更加强烈。秋母扮演的不仅仅是一位高高在上的母亲形象,而且是活跃剧场气氛的不可或缺的元素。当然京剧之所以有这样的改编与其自身的艺术形式是分不开的,“一个是它的‘娱乐性’很强,这就规定了戏曲的审美观与娱乐性要一致,戏曲的一切表演都要追求‘好看’与‘好听’”^[5],京剧演员需要直接面对观众,如果一部戏从头到尾都充满着严肃的气氛,没有轻松的片段来调节的话,观众就会产生审美疲劳,无法达到“娱乐”的效果。京剧在发展的过程中,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从而在演员方面产生了很多名角,在观众方面则产生了票友,“京剧票友、票房的广泛存在,表明京剧已形成了一个使得雅与俗、生产与消费、研究与实践得以结合的良好运作机制”^[6]。《桑园会》中对秋母的重新塑造则很好地体现了雅俗共赏的效果,也使得这出京剧能够在广大票友中广泛流传。京剧的改编同时也是一项创新活动,是一个生产的过程,人们纷纷走进剧院去看戏,则达到了消费的效果。所以京剧在原剧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改编是非常必要的。

京剧《桑园会》与元杂剧《秋胡戏妻》既有内在联系,也有各自不同的地方。前者基本上继承了后者所要传达的思想内容,即在以男权主义为主导的封建社会中女性始终作为男性的附属品而存在的,就算有所反抗,最终也得屈从于各种各样的封建伦理道德之下。但是前者在后者的基础之上有自己创新之处,并根据京剧自身的特点融入了一些新的东西,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参考文献:

- [1] 张涛.列女传注译[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186.
- [2] (清)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4:373.
- [3] 刘季.论《秋胡戏妻》中的梅英形象[J].青岛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1):46.
- [4] 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104-114.
- [5] 骆正.中国京剧二十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0.
- [6] 中国京剧史略论[J].清华大学学报,2008,(3):7.